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初喬齡覆校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

古今體六十二首戊戌二

春祭

社稷壇齋居有作

去歲闕春祈其闕不可言昨歲春祭社稷壇正當百日縞素期内不能躬詣行禮兹當過

小祥

大祭躬始安預齋應從吉素衣易舊觀二十七月內凡遇壇廟大祀齋戒例當暫易素服從吉御常服惟是廟堂制補衣更百官羣臣已過期年服色例應如舊朔望及逢五逢十應易補服諸王大臣以為請因朕躬尚在二十七月素服期內對之心覺不安命宮內為正朝所在勉從其議在圓明園則仍如去歲例對之意不懌踟躕鼻為酸一愧非素心一傷歲月彌守禮豈易云斯即為君難

再題劉一清錢塘遺事

遺事錢塘撰一清興亡政要紀分明考蹤似仕又如隱其人始末史傳無考書則紀南宋一代軍國大政賢奸進退畧於高孝光寧而詳於理度以後有正史所不及

者盖似宋時曾任職官故能諳習掌故如此而卷端題識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云云則又似石隱者流置身於局外為庶人之議者考其踪跡盖在仕隱間云致歎為凡與作荆進據失無失退據宋詆異更異元詆一清初稱元為北兵北朝似為宋民矣其記元師下江州下安慶則又改稱大元記京城歸附則稱大兵入臨安府一人之書而前後稱謂自相矛盾實為進退無據云湖山歌舞依然在鏡古孰非殷監呈

題劉松年烹茶圖用題年益茅舍閒吟圖韻

昔詠年家茅舍圖謂當搆出已新殊誰知全倣暗門子

證有曾收臬副廬見卷後唐寅跋語自是一時無匹者底須七椀始狂予已教兩識玉川面近得松年此卷觀其印璽彷彿曾見因檢取年益茅舍閒吟圖卷相較則人物屋宇樹石位置並同考其時世劉在前而年在後自係年益得松年藁本彷為之然兩卷畫成時俱未自標圖名劉卷賴有唐寅跋為玉川子烹茶圖得存其真年益則收藏家未加考訂率題為茅舍閒吟圖題跋者亦遂相沿而誤余前此着句祇就原標之名今始較得兩卷同異原委因各題一詩識之且以兩圖同弃一篋使彼此得相印證為藝苑增此佳話信矣語云德不孤

仲春祭

社稷壇禮成述事

吉日

春祈舉干支歲德同是日戊戌重重卜豐茂秩秩禮昭融

功肇三農久

福覃九㝢中曰綏屢曰普致禱願誠通

題影宋鈔班馬字類

采擷欣傳檇李婁居然影宋似雕鎪蔔表原未範圍出

班馬藉因輿窔求喜此朝弦而暮誦嘉伊遠紹更旁搜披

翻快處緣惡旨笑巽東坡大白浮

痕都斯坦桃耳盂歌

崑崙西極王母都孕靈毓秀産美瑜方言印度音各殊痕都即印度之轉音厥有玉人喀嗎呼彼處呼玉人為喀嗎攻玉為水磨水磨去聲製此桃耳盂寶砂琢磨異專諸吳中玉匠多出專諸巷薄於紙更輕於銖撫不留手瓊華敷葆光内含外復朕西池得式其然乎

恩慕寺瞻禮

一寺却無兩寺號昔皇祖為太皇太后祝釐於南苑建永慕寺皇考為皇

祖薦福於暢春園建恩佑寺茲於恩佑寺側為　聖母敬建梵宇因合兩寺之義名曰恩慕以識永思

兩門原似一門通慕而未敢奉
神御

聖母每歲駐蹕暢春園之日最久實為適志頤神似宜於此專申慕悃然　皇祖妣　皇妣御容惟尊藏　壽皇殿遇除夕元旦同　列祖列后神御敬奉瞻禮而　皇考於　孝恭仁皇后神位亦惟恭奉養心殿及圓明園之東佛堂茲予於　聖母惟悉遵舊典而行不敢輕有增益至暢春園與　壽康宮相同均宜留為萬萬年尊養東朝之所若於此棨奉　聖母神位　御容何以垂貽久遠且恩佑寺曾奉　皇祖神御今移奉於　御園之　安佑宮而恩佑寺則惟奉佛像茲　恩慕寺亦遵此以報　慈恩

恩以難忘建梵宮此日經過虔禮處去春陳奠痛思中
九經三事暢春園正殿名皇祖區也上年於此暫安聖母梓宮每至御園石衢所必經遠見殿脊實不忍仰視云闕朱戶弗忍擡頭望瓦筒

仲春幸御園有作

去年已是御園居昔遭皇考大故二十七月後始居御園昨歲聖母大事以梓宮暫安九經三事殿即於御園持服以便常詣謁奠及山陵禮成以百日內既已園居故於北郊大祀後仍居御園且余年已望七頗覺畏暑園居稍為清涼得以精勤庶務亦足仰體聖母在天慈

愛故不能如從前駐御園之待二十七月究不免於慭恩今雖已逾小祥故於春祭社稷壇後幸御園較每歲已遲一月矣

今歲園居益欲予便即法宮亦朱戶宮中皆黃瓦朱戶都非倚廬之理居之亦自不安也

卻猶林籞有精廬雖曰園居而樸屋素席較宮殿反為適意

孟春既過仲春至向年皆以孟春奉聖母行慶度節茲不可復得矣

娛事誰知往事虛點筆勉為紀時月無端惹恨祇長歔

長春仙館禮佛有感

園內

賜居別一所卌年

慶節憩

慈躬長春仙館予昔蒙　皇考賜居也御極以後每歲孟春奉　聖母幸　御園即　駐憩於此行慶度節至正月杪始奉慈駕駐暢春園

昨春大故忽於此今歲重來望已空未敢頻興神御慶去春　聖母於此升遐室宇庭階觸處皆增傷感第以列后無專奉神御之例不敢於禮有所加因於寢宮奉佛莊嚴以時瓣香瞻禮敬誌哀慕因之潔治佛筵崇瓣香懺悔期消恨翻惹填膺恨不窮

陝甘總督勒爾謹奏報得雪詩以誌慰

山西得雪繼甘涼

前因王廷贊奏甘肅去冬雪未霑足適其日巳延三奏至晉省於正月初十十一兩日普渥春霙與甘肅亦當普被隨馳諭詢問勒爾謹奏據覆奏繼甘肅十一日雪僅止數寸現在虔誠祈禱尤為軫念

悉虔求望澤霧愁彼窮邊艱饔飧慰茲清曉擘書囊仲春上澣方舉趾五寸時霙普報祥麥縱少耕益禾黍勒爾謹奏三月初五日自寅至亥甘肅省城得雪除融化外積地五寸附近州縣相同鞏昌平涼各屬亦同日得雪三四五寸不等小民得以及時播種早禾於邊氓生計大有裨益披覽始覺欣慰不禁額手為民慶

題明製瓦硯

內府庫藏分典守各司存不相授受偶搜所弃舊陶泓復得三十皆瓊玖內府藏硯分貯各處因命內廷翰林檢之於懋勤殿藏者擇其十四養心殿藏者擇十二御書房藏者擇四視之皆舊物也遂各為題詠或端溪舊或澄泥乃識天家何不有此瓦雖非漢唐宋亦二百年用以久質堅製古與墨宜佐我文房之四友一以惕是召公言一以慙非坡翁手翁於二猶以為多題此紛呈徒自醜

微雨二月望日

半夜報知微雪飄曉來見晛亦云消看雲時散還時聚

作雨孰期復孰招恰幸農功興二月本無心緒問花朝
地剛潤濕徐言止慰與惜無惜則饒

題木刻屏

名山秀水淡煙光行處奚奴負錦囊刻意求奇琢新句
宜知大塊有文章

右奚囊覓句

溪橋樾徑後先行颯沓風光瀟落情童子抱琴主人問
可來流水寫其聲

右山墅探遊

野艇何妨小泊之眺中天水永相宜幾株楓樹葉全落知是吳江已冷時

右江臯艤眺

格物

紙窗糊玻璃内外胥相見及至呼而語難聞如壁間移就隅紙言詳悉聽弗亂乃悟玻璃厚雖明障聲喚紙縱糊以暗質薄音傳慣得視礙乎聽便聽視艱徧取一兼欲二

人情似無厭叶與齒去其角傅翼兩足判理固宜若斯
隴得蜀莫羨然更有後言虞書明達賛兼聽還並觀斯
應勉勿倦

西直門外

東壇朝日欲躬行曉駕輕輿返帝京遇閏春寒芽甲晚
壠頭秋麥始抽萌
高梁湅鮮落流澌柳色微黄漸染絲橋畔倚虹堂好在
過門不入合于斯

前朝細雨未成寸今日終風欲作霾踊懼春膏或艱致愁農意復始玆哉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報得雨

保陽膏雨纔霑寸以較京畿潤畧深二月望日京師之雨僅濕地皮玆周元理奏保定省城於是日得雨寸許而附近各屬并河間天津正定順德廣平及趙深定各府州所屬得雨亦同日有二三寸不等者況是迤南勢微大方當仲月感蓋迤南雨勢較大云惟欽春寒可待發生候今歲節氣較遲麥苗尚未能長發然得時雨益佳農務先祈吉兆臨齊豫冀蒙加倍澤佇聽佳信渥秋針

詠宣德雕漆盒

代筆以刀畫意傳勝於漢法吏侵榷髙人望月松籠影僮子烹茶鶴避烟何藉大家詡元季顯標内府製明年因思諫者十人昔未必精工若此然

題增補武林舊事

補因廷煥朱原周密舊事武林想像閒正向金朝稱姪除那仍豪興賞湖山都人士女走如狂天子真稱孝壽皇便是北方有歸櫬

安能五國解凄凉

朝歌暮舞勝都京水秀山明凑雅情繪出承平真氣象

爾時豈果是承平

仲春

朝日壇禮成述事

剛歲例躬行元端此竭誠得

天表久照永古耀陽精作則虔申已敢云視若

兄禮成返鑾輅徹樂必昭聲

雍和宫瞻禮作

靈壇將事罷取便至

興宫昔以

躍龍著今惟演象崇聞詩嗟莫得存澤撫猶同百念紛

吾感那能契本空

雪二月廿二日

風來東北已連朝釀雨因寒作雪瀌落地無妨盡融化

漫天益愛恣飄蕭裝林忽訝開梅蕚亞壠偏欣潤麥苗

應是園亭闕題句去冬今正頻被佳雪以居宫中故御園總未題句故教六出速讀如速客之速清謡

曉晴

昨午飄霙落地融晚風寒峭積庭中遇圓掃却壁仍白禦冷添來鴿正紅徹夜問知霏雪密侵晨起視散雲空瓦簷日照垂氷柱助景宜農賴化工

讀劉昆傳

劉昆列儒林善政人稱美因致虎渡河斯事吾疑矣所

謂儒者何守正弗奇詭虎負子避去奇詭失正軌而況人與物各有其類耳相感必以類虎豈人類比尹不能格桀比干諫紂死然猶臣與君其勢為難爾堯之於丹朱舜則商均是二豈非父子並不能格子桀紂丹朱均惡較虎差已而聖父賢臣猶不能格彼顧謂一縣令善政方百里格惡獸之虎應必無是理

詠官窰葵花盤

脩內陶秘器官窰異外間難分建隆代宋瓷祇分窰品至明瓷始注紀

年總出鳳凰山（宋脩内司瓷窰在鳳凰山下）葵式全非楮冰紋半染殷傾暘如取譬切己獨思艱

山東巡撫國泰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保陽霑寸憶山左果蒙同日倍恩施（昨周元理奏保定省城於二月望日得雨寸許已較京師為大而順德廣平等處有至二三寸不等者余意迤南雨勢更大山東河南必當普霑曾有齊豫兾蒙加倍澤之句兹國泰奏山東果同日得雨甚霑不虛所望矣）從朝至暮潤猶渥（濟南省城於十五日自朝至夜霡霂滋膏麥壠柔疇尤覺潤澤深透）以北而南暖自宜冬借過還春借繼（國泰又言去冬已預借籽糧以資接濟今正當春借開倉乘此土潤春融農民

雨膏沐勝雪膏滋奏書披處心誠慰豫更得盡力南畝無不懽呼踴躍省如何尚未知

題此木軒四書説

雲間績學衆傳諸經説方成又説書一刹不容有二佛此言果可説書歟

按袁熹書説論者謂其較所作經説為優其中固不無可節取閲及孟子以予觀於夫子章謂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從是以後更數千歲六經四子

書苟未澌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蓋猶一刹不容有二佛也意在推崇孔子而擬不於倫尊之固如是乎且以釋氏語闌入儒書尤乖說書之體昔昌黎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余謂袁熹此書乃小醇而大疵耳

趙士雷湘鄉小景

水禽不一族水草亦多般相共瀟湘濶同遊天地寬嘉他宗室筆卷首宋徽宗題籤云宗室士雷瀟湘小景題此畫圖端頗具胞與量遼盟胡乃寒

據河南廵撫鄭大進奏知尚未得雨雪因成是什
京畿得雪山東雨顯異河南澤亦叨京畿屢霑渥雪二月望日直隸迤南得雨二三寸不等意山東河南兩省應必普霑曾有齊豫異蒙加倍澤之句嗣據國泰奏濟南於二月十五日霡霂滋膏麥隴汞疇並為潤渥惟河南未經奏報因即馳諭詢問
誰識竟成虛望擲翻
因益切實愁牢安臨武涉滋猶鮮彰衛開封普未遭鄭大進奏日內惟安陽臨漳武安涉林各縣於二月中下二旬得雨雪一寸至三五寸不等其餘彰德屬縣及開封衛輝二府屬均未得雨雪現在設壇虔禱仍竭力籌辦借糶事宜云云披覽益深廑念
借糶雖行補苴耳為之額手顲

天膏

三月四日起程恭謁

泰陵有作

冷節例拜掃猶應首度欽　聖母於昨歲四月奉安山陵今初值清明節應舉添土之典因躬詣謁　陵行禮槐煙遵舊典栢寢繼初心是日啓清蹕春雲隅遠岑分明四朝夕誰駐

白駒駸

雪三月初四日

午陰氣作冷釀雪勢猶雄落地全融雨飛空尚舞風玉非積階曲花弗著林叢麥始抽萌際農功卜度中

夜雪朝晴

夜雪朝晴慮以欣欣其潤慮恐釀冷朝晴夜雪欣以慮處澤微欠欣暄景因悟人情曷有常樂每不足憂則永連塍雪化非嚴凝新耕一犁濕土等為之少慰同良農較量雨暘今畧省

房山道中作

朝曦散晏溫積雪化無存霽景春郊藹歸雲山隩屯大

房開晝曀金帝有陵園遐想

天聰代征明此致言金太祖陵在大房山我太宗文皇帝入關征明過房山時遣貝勒阿巴泰薩哈璘讀文致告大旨以我朝世居明界本無意取明因其肆虐侵陵以怨報德禍及二祖又葉赫與我搆釁彼曲我直乃反助彼稱兵是用以七大恨告天興師天心助順畀我遼陽河西之地猶欲息兵歸好遣使賓誠而明人持其國大人衆且欲我復還天賜國土去帝號及許以改號稱汗明又不肯是以興師至此其納款諸城秋毫無犯云云詞嚴義正恭讀之下益凛然於興亡順逆天鑒昭明我國家所以承休草命者寔在於茲因行經房山感而成詠然我師所經如行無人之境明欲不亡

其可得乎

半壁店行宮晚坐

昨日復今日孟春忽季春依然思慕劇豈是往來頻院柳黃絲重階蕪綠毯新晚看雲散盡暖律卷和闉

淶水道中見新耕者

今年通閏久春寒今日新耕始入觀土潤一犁易播種因之稍以為心寛

心寛祇在近京處南府冬春雪本艱降旨緩征逮秋後

直隷廣平大名二府屬與河南接壤冬雪春膏均未霑透不能趕種春麥農民即盡力大田難資接濟因降旨將該二府屬上年應徵緩徵錢糧均緩至秋收後徵收以紓民力　民瘼無刻不心關心關直隷猶差勝却繾河南待澤多三府二難率艱種雖頻借糶奈災何河南開封等府屬自去冬來雨雪短少春秋二麥未能佈種昨雖降旨蠲免緩徵地丁銀復令平糶常平倉穀并酌借耔種以資力作但窮黎恐不免拮据或致失所寔深廑念耳

恭謁

泰陵

戊午躬添

土逮今閱卌年時光誠以迅子道幸而全來兩敢加益

自戊午歲恭詣泰陵添土迄今已四十年是歲與丁巳歲均兩詣展謁茲聖母大事遵照舉行弗敢加益

到斯嘗復旋潸然欲糊目頻拭仰呼

天

恭謁

泰東陵

清明哀感節初次重躬承

復土後培土

恃陵視

怙陵展謁泰東陵典禮次數悉遵照泰陵舊制斟酌舉行不敢少踰亦不敢不及也亟來

既如昔今歲正月春年并清明兩次恭謁明歲大祥及釋服時亦擬兩詣申誠均如乾隆二年三月

規制弗減敢云增重謁當踰歲迴瞻恨拊膺

秋瀾村行宮晚坐誌感

正月逢春寒食節今年已是兩來曾言旋顧後誠難別

擬再較前似特增清明添土禮畢還駐秋瀾迴望山陵豈勝依慕惟今年已兩度

展謁不敢有加前典不得不以禮抑情俟明歲再來耳

資愛近期情有異懷慙責已感無勝護門依舊一灣水
那得此心與共澄

題潭柘岫雲寺

清蹕㧞提駐左廂依依迴顧恨難忘藉功德水為陶洗
於色空天悟幻常不可無言識來去而非即景炫文章
泉聲竹韻如相問好待重臨次第償

過禮烈親王園寢賜奠因成六韻

朝家讓帝溯前聞太祖上賓王於諸皇子中最長而衆望皆屬太宗王之子岳託

薩哈璘請從衆心推戴王曰此吾素志也乃作議書曰紹成大統必得聖君始能戡亂致治以成一統頗奉四貝勒嗣位入朝遍示諸貝勒大臣衆皆喜以告太宗辭讓再三王言益懇切衆議亦堅　太宗于是從之

路便椒漿賜奠勤由潭柘至香山蹕路經王園寢因臨酹酒

唐較寧王無逼抗吳逾太伯有功勳

烏喇平聲哭陣如風捲王嘗從太祖征烏喇布占泰率兵三萬以拒衆皆願戰　太祖尚未欲加兵王曰我士飽馬騰利在速戰所慮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平原曠野一鼓可擒也　太祖因命進兵王隨　太祖親哭陣大敗之遂克其城布占泰遁走王復統精兵截戰又敗之布占泰僅以身免

撫順攻城卜雨欣天命三年四月　太祖代明大軍兩路進會天雨　太祖欲還軍王曰天雖陰雨我軍皆有禦雨之具何慮沾濕且天降

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吾進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
於我不利於彼也　太祖善其言遂進兵下撫順東
州馬根單三城及
寬甸勇而誅上將
天命四年二月明遣
堡寨五百餘處　經略楊鎬大發兵四
路來侵　太祖率師親征王督兵於界藩山斬敵百
人又敗明總兵杜松等於薩爾滸山又明　總兵馬林
營尚間崖總兵潘宗顏營斐芬山互為犄角　太祖
命步兵接戰敵兵自西突至王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
遂同諸貝勒大敗敵兵斬獲過半總兵劉綎由寬甸一
路來犯　太宗督兵登岡衝擊王率左翼兵自西夾
攻敵衆披靡
劉綎沒於陣
凌河怒以免監軍
天聰五年八月我軍圍
大凌河城明兵來援距
城十五里而軍我右翼兵衝入敗之生擒明監軍道張
春等春見　太宗不跪　太宗欲誅之王曰我前
此所獲無不收養且此人既以死忠為貴奈
何殺之以遂其志乎　太宗悅遂赦春
滅親大義

棄孫子崇德八年八月　太宗升遐　世祖嗣位郡王阿達里及貝子碩託謀立睿親王多爾衮王發其謀俱伏誅碩託為　王第二子阿達里則其孫也　王陪祀推恩展禮文今年正月降旨以王及睿豫鄭肅克勤諸王同配享　太廟三酹不禁清淚落

祖宗遺澤逮仍雲

迴蹕駐香山靜宜園作

岫雲一嶺度山陰咫尺靜宜趣便尋春過清明已爛漫峯標太古自深沉憩身聊止如如處遇景惟增感感心一日遊山詩廿首曩歲駐靜宜園雲房山館寄詠頗多故有一日遊山廿首詩之句今清明謁

陵禮畢旋駐所遇惟增悽感遊輿吟情遲之以待重來耳却應遠待重去聲來臨

過南嶺閱武禮寶相寶勝諸寺疊癸巳舊作韻

重問罪金川有征辛卯始丙申遂蕩定數典實於此自己巳年初定金川立健銳營建實勝寺於此及辛卯歲重征金川至丙申年蕩定最時訓練精銳果能出力用奏膚功而寺亦名與實稱今來瞻禮益深追溯之思云而此未識詠則過數年矣清

明舉上

陵迴塗香山止癸巳年駐蹕香山閱武典歷諸寺作詩識事維時正在用兵今告功已及三年展禮山陵迴塗至此用賡前韻以紀成勞餘暇過南嶺松蒼復石詭曰武不可忘曰

思曷能已實相肖五臺曾以祝釐抵曾於辛巳年恭奉　聖母展禮五臺敬祝慈釐茲香山寶相寺實肖五臺殊相寺規制瞻企之餘益深依慕耳本擬藉其佑孰謂捐予侍歲月不少延雲山別甫逾回首望西南景仰徒成企一心實茫茫五字空爾爾粘壁賡前韻誰問斯和彼

山西巡撫巴延三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東齊已報獲雨霈南鄭猶壓望雪殷山東奏報省城於二月望日得雨深

透而河南尚未霑渥澤深切企望之念耳京右暮春值霙落山西同日却絲棼畿輔以三月初四日得雪而巴延三奏報初四五六等日太原各府州屬各得雨二三四寸不等大同府於初四日得雪五寸省城於十一日又得雨三寸遠近普霑春耕大有裨益繼霑續潤真宜穡中省旁州遍起耘披牘曷勝切寅慰踰旬茲復冀膏勤初四日雪後逮今踰旬未雨而每作風雖非亟望澤時而意亦切切冀雨矣

賦得春服既成得鮮字八韻會試題

禮闈當此日闕里憶前年言志粹師友契神緬聖賢宗須渴用世亦曰樂由天春服既成矣西沂究近焉抒

情資俯仰稱體著新鮮五六七皆可冠童子後先風乎
與以適浴已詠而旋狂也幾於道與之歎喟然

微雨 三月十七日

夜風朝起却生雲即漸絲絲細雨紛無意之中逢亦好
有希未久獲應欣閒庭佇立懷難措空宇旋停望轉殷
分寸不成倏云霽惜哉那足利耕耘

詠明石湖圖犀角盃

一派分來是具區層巖臨水梵宮孤設非巡蹕曾經處

那識楞伽工方山寺名與石湖

小篆猶題宣德年爾時妙手費雕鐫琢磨做以為清供

和闐採貢之玉多瑩潔大材因擇其尤佳者命工做此為之角脆何如玉質堅

題木刻屏

江城演迤接江鄉罜集漁舟柳岸傍網罷澄潭同樂暇

樽開緑峙各分場舉杯那慮酩酊醉敲户無驚賦税忙極目

風紈清可挹故宜刻景作清防

右風潭漁樂

畜鸕放去銜魚返頸繫以絲不得吞漁者計魚無弗至其間天理亦應存

右鸕艇初迴

平江水漲上魚時魚罩魚罾隨所施刀筆偶看唐馬畫石渠寶笈有唐棣霜浦歸漁圖馬文璧秋江釣艇圖木屏似詠陸皮詩

右魚罾徐舉

再題米芾遠岫奇峰硯

遠岫奇峯米老貽秀王孫宅亦藏之硯面下方之右鐫子昂藏三字孟頫

秀王後也宋元明即一瞬閱紙墨筆斯四友宜豎寓静而横寓動此硯豎視之儼然畫幅而不可用横置乃堪磨墨故以此分動静也詩為詠更畫為垂既再為題詠鐫之硯並用夹紙片圖其兩面形製同貯匣中以便觀覽設如定武臨真本此實崇山峻嶺披

陝西巡撫畢沅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春雪渥早報春霖霈更欣西安各屬於新正得雪後旋獲甘霖兹復據報二月二十四五等日春膏大霈全省均霑麥苗長發彌望青葱三月初六日省城又得雨三寸據畢沅奏因報祭太白山清湫古祠仰荷麻佑實為欣慰惟近畿尚未得有透雨又切顒望之殷耳全秦霑已遍太白

佑誠勤二麥卜登隴大田利起耘慰中餘不足比地望將殷

題嚴羽滄浪集

言志曾聞舜典宣爾時誰識所為禪假禪宗以定詩品混儒釋兼系後先

按嚴羽滄浪集詩辨以為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妻舉正法眼小乘禪臨濟曹洞之類以定詩品不惟引釋教以證儒宗已為冠履倒置比擬弗倫豈

知佛生於周昭王時至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其教亦惟演經守律而已至達摩於蕭梁時至中國始倡禪宗頓悟之法是虞廷所為詩言志者乃數典之最祖彼時之詩亦可以禪宗概之乎夫詩有別裁偶涉禪趣固無不可若宋之蘇軾及我朝之張照每有吟咏托禪意者十之七八已失詩之本旨若嚴羽此集津津以禪門乗果定詩之品格其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羽早自犯涉理路而落言筌即禪家所謂擔板

漢未必非此人也詩以闢之用示後之學詩者

題李貽道曲江圖

畫法初開南北宗見董其昌畫旨卓然賢子繼家蹤勢雖小變妙還過見歷代名畫記趣則有餘繁不濃體大由來物應博神超所喜力能從曲江三日圖真事未識可曾丞相逢

山東巡撫國泰奏報得雨詩以誌事

月之中澣斯微雨山左居然五寸霑三月十七日京師微雨不成分寸而國泰奏是日山東省城自寅至午得雨三寸餘復於酉刻起竟夜達旦連前約入土五寸其濟南泰安東昌兗

州青州各府屬已據報同日得雨四五寸其餘雖未報到大約可以遍霑云顧彼能無慰心切念茲翻覺愧顏無更壓豫省待恩急河南自上年冬雪稀少春雨亦未透霑於北省中盼澤最殷豈為秦郊被澤恢昨畢沅報西安各屬春膏大霈全省優霑雖堪欣慰而中州未得雨實深厪念一刻慮周數千里先憂鬢髮合霜添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六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七

全韻詩上平聲十五首 戊戌三

全韻詩 有序

四聲切韻之書始自周顒成於沈約其書雖不傳而拈韻者必以是為準則然韻非自二人創之擘壤卿雲何一非韻句乎不啻此也羲經尚書多有韻語則尤古于三百風人之詠但以宜於時齊於

一不得不以現行約之定本為準目他如廣韻唐孫愐增修宋祥符初陳彭年更定集韻宋景祐初宋祁等重加刊修正韻明洪武間宋濂等刊修收字取音或失於貪多務得而分韻既多反覺窒礙要之今通用之一百六韻已足供道性情鑒今古格物類之為無事具務該廣而傷繁冗也一百有六之全韻歷代曾無按次排詠者適以宅憂讀禮簡行幸踈吟詠且既閱小祥幾政之暇無所消遣因以摛詞或一日一章或一日兩章閱三

月而成上下平聲書我朝發祥東土及
列聖創業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上去入三聲則舉唐
虞以迄勝朝歷代帝王之得失炯鑒據事直書不
以私意為美刺而終于敬
天命守神器三致意焉是詩也歷代興廢之大端畧見
於此而我
皇朝之良法美政載在
實録外人所不能見者亦畢述梗概較之通鑒輯覽更

為約而詳簡而該讀者不可以花雅揚風吟風弄月之作目之也四聲五部中凡一部首尾必用四言從其朔也古詩雖通用叶韻于每章之首尾句必用本韻別其限也韻即甚嚴而每韻首字必用於詩中定其準也非曰因難見巧亦惟攄志惕躬後之覽者或不以犯言不文為訾訾其庶幾乎

天造皇清發祥大東山曰長白江曰混同峻極穊帶福

萃靈鍾山頂有潭闥門名揚叶 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 三天女者降而浴躬神鵲含果吞以娠中錫之姓名母遂凌空 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三天女曰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含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之故因錫之姓為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 有取水人見訝異徵叶爻手舁歸推為主國叶三姓定亂鄂多城崇號建滿洲開基肇宗 天男乘舠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及蒿為坐具端坐其上其地有三姓爭為雄長日搆

兵仇殺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
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
此人衆往觀皆以為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
天男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其姓名衆曰此天生
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乃交手為舁迎至家三姓者議
推為國主以女百里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
白山東鄂多理城國號滿洲是為　開基之始按滿
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於東故西藏每歲獻丹
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至今漢字作滿洲者蓋
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云　元鳥商
室帝武周家　叶
聖必有啟異揆同風

右長白山發祥

初居鄂多理數世後亂逢神鵲護免害自立國居鄂多理城數世以後有不善撫其衆者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遥望鵲棲處疑為枯木遂中道而返於是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誡勿加害云

肇祖殲仇兇據赫圖阿拉創業繼稱雄數傳至肇祖生有智畧慨然以恢復為志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赫圖阿喇距鄂多理城西千五百餘里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披舊業既得遂釋之於是

肇祖居赫圖阿喇創業焉

七世至

太祖天表羲軒同有甲十三副棟鄂首命征叩

肇祖三傳

為
興祖　興祖生
景祖　景祖生
顯祖　顯祖生
太祖天表玉立舉止非常英勇蓋世騎射軼倫雄謀大畧用兵如神而又至誠御物刑果能斷凡所睹記終身不忘初以尼堪外蘭搆釁於明害我
二祖乃奮志復仇
太祖僅有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去遂克圖倫城時棟鄂部欲乘釁侵我適其部內亂
太祖聞之遂率兵往征

登屋雨中去聲傷捫創手拄弓迷而甦者數創愈復往攻終克翁鄂洛授射者官封

太祖攻棟鄂部還復攻翁鄂洛薄其城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乘屋顛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胄即拔箭以射敵應弦而踣雖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於烟焰中突發一矢射
太祖穿鎖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如鈎

血肉並落衆兢懼而前欲登屋扶掖 太祖恐為敵
窺並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乃以一手捫創一手拄
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旋稍甦裹創如是者數四
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乃棄岳下之城而還及
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洛科諸臣
請誅之 太祖曰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用不
又為我射敵耶乃皆授為牛彔各轄
三百人衆咸頌 太祖大度云

雖漢高大度奚能
與比崇紀此告子孫可不念
祖宗開基如是艱守成敢懈衷繼茲漸掃蕩北與蒙古
通

癸巳秋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
舍哩訥殷凡九部合兵來侵 太祖率兵禦之敵兵
三萬衆寡少不敵衆 太祖曰爾等無憂吾必不疲
爾力令爾苦戰乃進兵古哷山 命巴圖魯額亦都

率百人挑戰敵衆赫貝勒布齋諸部皆遁　太祖縱兵掩擊斬獲無算追奔至哈達國柴河寨南擒烏拉貝勒布占泰是年冬滅珠舍哩訥殷二部明年科爾沁貝勒明安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遂建都興京

興京爰建都適當明運冬既協人心望允宜

天命膺叶歷歷述

實錄後人聰聽恭

右

太祖肇基帝業

尼堪外蘭者奸詭趁塊危介於諸部間讒言恣紛哤嗾

明害我
祖罪魁李成梁叶　先是尼堪外蘭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與遼陽副將分攻兩城尋克沙濟城殺阿亥復合兵攻古勒阿太章京妻
景祖女孫也
景祖聞古勒兵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古勒守禦甚堅成梁攻之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尼堪外蘭懼至城大呼紿城中士卒殺阿太降成梁盡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害我
景祖
顯祖焉
因報不共天與
師征其邦特標七大恨告

天眷蒙叶　二祖為明所害　太祖聞之大慟勃然
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　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
不共戴天之讐也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
與我乃已明使不從且欲助之　太祖益恨乃於天命三年以
七大恨告　天其畧曰我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
無端起釁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
好設碑勒誓彼此毋越疆圉越者見即誅之明復渝誓
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每歲踰疆擄奪我
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挾取十
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
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山岔撫按三路我累世分守
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邊
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偏信其言遣使遺書詬詈肆
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

達數被葉赫侵掠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遂 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城游擊李永芳從城中人口以歸將駐營謝哩向明兵一萬來追還擊敗之斬總兵張承廕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尋復攻克清河城守城副將鄒儲賢及兵萬人盡殲焉

制書代結繩文教誨愚惷

滿洲初無文字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臣以難辭 太祖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 栽定國書頒行傳布

定旗以八色武功赫駿厖

先是我國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領以一長稱為牛彔辛丑年以徠服人衆編三百人為一牛彔其長稱牛彔額真乙卯年設甲喇額真轄五牛彔又設固山額真轄

五甲制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黄白紅藍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爲八旗以次平諸部遂逮松花江松阿里烏拉國語謂天漢江即漢文所謂松花江是烏拉貝勒布占泰所據地也於癸巳年被擒叶至癸丑年滅其部肘腋患既除疆埸漸拓張已亥年滅哈達丙午滅輝發巳未滅葉赫于是境壤日益恢廓矣遼陽駐明軍望之心已降

右

太祖興師征明

二十萬衆明興師號稱卌萬威臨之兵分四路各出奇

並趨興京力不遺己未二月明帝命經略楊鎬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栢賀世賢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

太祖聞報初弗疑應之以暇安其危堂堂陣復正正旗

蓋臣志同

太宗辭三月朔我西南兩路偵卒以明兵逼境告

太祖曰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乃率大貝勒代善及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大

貝勒前行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
曰清河路乃兵未能驟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兵
遂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集兵以待 太祖時
太宗文皇帝稱 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
大貝勒曰我築城夫役在界藩山倘明兵奮力攻之
奈何宜急進以安其心於是令軍士擐甲趨至太
蘭岡大貝勒與扈爾漢欲駐兵僻地以伺 太
宗曰正宜耀兵示敵壯我士卒夫役之膽何以僻
為巴圖魯額亦都曰 四貝勒之言是也我
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
營列陣
而待

父子兄弟同努力叶子弟之兵左右隨人自為戰如熊
羆快馬斫陣殲厥魁叶殭尸流若雁鶩靡叶先是我防衛築城之

兵見杜松等兵過將半尾追之與夫役合據界藩之吉林崖杜松引兵來攻我兵下擊一戰而斬百人我衆貝勒聞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遥為聲勢大貝勒與諸將議遣兵千人往助防衛兵馳下壓擊而以右翼四旗夾攻之别以左翼四旗當薩爾滸山之兵 太祖至復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兵俟我兵馳下時并力以戰乃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列陣發鎗礮我兵仰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夾攻界藩之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歿於陣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時馬林兵四萬夜營於尚間崖翌旦大貝勒以三百騎馳往馬林濬濠三匝外列火器繼列騎兵又開原道潘宗顏一軍約萬人營斐芬山將擊龔念遂李希泌亦率兵萬餘營於斡琿鄂謨環車楯列火器 太祖與 太宗所率兵不滿千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

發大礮以拒 太宗引驍士衝入我步兵斫其車楯明兵大敗龔念遂 李希泌皆陣歿 太祖急引侍從四五人至尚間崖明兵方布陣 太祖趣我軍先據山巔下擊衆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及壕外兵合 太祖令我軍下馬步戰大貝勒怒馬迎敵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各鼓勇奮進遂敗明兵斬捕無筭我六旗兵亦人自為戰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大敗而遁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歿總兵馬林僅以身免 太祖復集軍士馳攻斐芬山潘宗顏全軍盡歿葉赫貝勒台錦什布揚古聞明兵敗大驚遁去時劉綎李如柏兩路之兵已近逼興京 太祖至命大貝勒三貝勒及我 太宗統軍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柏等 太宗同兩貝勒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劉綎所率精銳二萬已分其半前掠將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告大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

岱岡自上下擊之大貝勒亦與 太宗約左右夾擊 太宗遂引精騎三十超出衆前自山馳下擊之戰甚酣後軍隨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兵夾攻明兵大潰 太宗乘勝追擊與劉綎遇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 明海蓋道康應乾與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甲仗堅鋭 太宗同衆貝勒至督兵進攻明兵朝鮮兵競發大礮忽大風驟作揚沙走石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飛矢如雨又大破其衆殲二萬人康應乾遁去游擊喬一琦奔朝鮮我兵逐之朝鮮元帥姜功烈詣營降一琦自縊死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還軍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而鳴螺呼譟下擊殺四十人明兵奪路而走相蹂踐死者復千餘

破廿萬兵弗踰時其詳則見書事詞

是役也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我兵以少擊衆所向克捷五日之間悉為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而

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此誠上天佑助神武昭宣我國家億萬載丕基實肇乎此詳見向所作薩爾滸之戰書事篇

書恨不行鬬供驅馳薩爾滸戰

王業基用示百世綿本支

右

太祖破明四路兵

射獵習軍旅國俗舊弗違以此善攻戰諸部讋

武威我

祖常冬狩雪霽餘濘泥

徒步過原岡囙之行擷衣侍衛相竊語何用愛此爲

聞而笑諭曰寧乏之慳斯儆要當崇節儉物力惜應思設

解賜爾輩完絜豈弗宜衆乃服

盛德躬行化在兹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沾濡擷衣而行侍衛等私語曰何如爲無衣而惜之吾嘗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沾濡何如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解絜爲愈躬行節儉徽物必惜汝等正當致法耳

允合

弊袴待有功韓侯誠小哉叶

示家法奕葉恒遵依

右

太祖擲衣行獵

武威既漸耀遂擣瀋陽虛　太祖既破明四路兵威震遠近尋取明開原鐵嶺

二城天命六年率諸貝勒大臣征明瀋陽令軍士載營柵攻具乘舟順渾河而下水陸並進

埤堄雖嚴守臨衝已預儲摧枯拉朽似無戰有征如七萬一時潰城門殃及魚　我軍將至瀋陽明偵卒馳告其守將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分兵乘城我軍營

城東七里明兵於城外鑿掘壕塹樹柵藂㩜環列鎗礮以拒復登埤堅守乙卯我軍進攻連敗敵兵繞城掩殺

明兵七萬皆潰陣斬賀世賢尤世功及叅將知州同知等遂樹雲梯拔瀋陽城明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萬

渡渾河來援　太祖令右翼四旗兵進擊並勑後軍往助衛擊而入明兵大敗追擊至渾河盡溺水死復見渾河南有步兵萬餘列車楯據壕結營又明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三萬營於白塔舖我國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不戰而退明兵還躡其後　太祖聞之怒欲自往擊　太宗請行領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潰奔掩擊至白塔舖　太宗不待後軍至即率百騎進擊李秉誠等三總兵皆敗遁同大貝勒代善台吉岳託追四十里斬首三千餘　太宗復擊渾河以南步兵破其營斬明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斗悉殲其衆　太祖率諸貝勒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引兵屯城內

右

太祖取明瀋陽

瀋陽既拔壯

鴻模乘勢遼陽進取圖

太祖既得瀋陽駐軍五日集貝勒諸臣諭曰瀋陽已拔敵大敗宜即乘勢長驅以取遼陽議既定遂於三月庚申進兵

列柵浚壕已喪膽輕刀長箭遂爭驅八旗左右努犀刀百雉𡾰頽陷一隅

遼陽城守衆官聞我軍將至大驚遂開太子河注水於壕閉西門沿陴列銃礮兵環四面守禦甚嚴辛酉日午我軍至遼陽東南偵卒馳告西門外有兵至太祖統左翼兵先往明總兵李懷信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營太祖命左翼四旗兵擊其左時太宗引精銳護軍至請進戰太祖止之太宗堅意行留後至二紅旗兵城旁覘視太祖遣尾從兩黃旗護軍往助太宗引軍衝明營之左擊敗其衆左四旗兵亦至夾攻

之明兵大亂奔潰　太宗乘勝追擊六十里至鞍山乃還方接戰時明兵自遼陽西關出援我留駐城旁之二紅旗兵見而邀擊驅令奔回明兵爭入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枕藉會日暮收軍距城南七里駐營詰旦

太祖命統軍貝勒諸臣率左四旗兵掘城西閘口以洩城壕之水且令左四旗兵塞城東進水口　太祖親率右翼兵布楯車鋪列城邊以衛衆軍俾得棄土運石以塞水明步騎三萬出東門列營相拒左翼諸將遣人馳告曰掘閘口難不若奪橋易也　太祖曰若然姑往奪之果得急告我會塞過水口將涸右四旗前隊單渡壕大呼捲擊東門外明兵方鏖戰我紅甲護軍二百白旗兵千並進明騎兵遂敗各貝勒部下白甲精銳護軍役大呼奮射而入明步兵亦敗望城奔竄我即乘勢縱擊至東門外明兵死者壕塹皆滿水盡赤時左四旗兵奪武靖門橋分擊守堞者城上下發火器抵拒聯綿不絕我軍奮勇衝突樹梯登城遂奪西城一面驅斬

其衆據其一隅城中驚擾大亂日將夕　太祖閱左
四旗兵已登城即撤北面攻城兵以益左翼登城之衆
徹夜明兵舉火噪逮晨合隊壓城鋪屹然雄鎮兩朝克
紛爾餘民
萬歲呼是夜城內　明兵舉火列炬拒戰達旦其道貟牛
維腓高出等及衆軍民多乘亂縋城而遁翌旦
明兵復列楯大戰又敗我右四旗兵亦登城遂克遼陽
官民皆薙髮降城中結綵焚香備乘輿導迎日正午
太祖入遼陽城百姓
夾道俯伏皆呼萬歲外柴堡通降七十禁軍卒擾
患瘡痛遼陽既下其遼東之三河東勝等大小七十餘
城官民皆薙髮降　太祖命皇子台吉德格
類姪台吉齋桑古率八大臣引兵千人安撫居民至海
州城中官吏及殷富之家張鼓樂肩輿來迎二台吉攬

嘗傳令禁軍士擾害不得奪民財物二台吉宿公廨中軍士俱屯城上禁勿入民家不知足合隴還蜀假道滅虢與虞瀋遼脣齒相依既得瀋陽則遼陽不可不并取此光武所謂既得隴復望蜀也力屈一時多盡節燕中頗有笑捐軀我軍攻城時明經略袁應泰登城北鎮遠樓督戰見城破舉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妻子投井死監軍道崔儒秀自經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叅將王豸房承勳游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皆戰歿生擒御史張銓衆令其進見　太祖不肯行　太祖命賜死以遂其志　太宗惜銓欲生之婉諭再四終不可奪不得已縊而瘞之夫明臣之不降者我　祖宗尚加恩而燕京君臣漠弗相關功罪不明欲其不亡得乎

右

太祖取明遼陽

東京創建居三歲　曰

太祖既得遼陽集貝勒諸臣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衆俱以還國對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至據守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區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衆皆曰善遂定議遷都天命七年三月築城于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

諫駐瀋陽庭論稽誠恐頻勞

違衆議

獨籌長計受

天禔尊王蒙古恒來北征伐明邦易向西十年三月太祖欲自東京遷都遼陽與貝勒諸臣議皆曰遷者築城東京宮室既建而民之廬舍尚未完繕令復遷移又興大役恐煩勞我國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哈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于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庚午自東京啟行辛未至瀋陽於是定都盛京宮殿廟社之禮畧備矣

何用叔孫為綿蕞尊君舊俗各心齊

右

太祖遷都瀋陽

天聰繼

天命創業肇基皆繼太宗文皇帝既嗣位創造規模善太祖之志以七大恨未雪屢議征討天聰三年十月親統大軍伐明築室

惡謀道師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貝勒代善莽古爾泰晚謁御幄密議班師既退岳託濟爾哈朗等衆貝勒入見太宗默坐意不懌岳託奏請其故太宗曰我已定策而兩貝勒不從謂我兵深入糧匱馬乏且恐明兵襲我歸路伊等既見及此初何緘默不言耶岳託濟爾哈朗等勸太宗決計進取於是令八固山額真詣兩大貝勒所會議至夜分議定遂統大軍前進升堂必歷階大軍次老河

右太宗命衆貝勒分兵前進濟爾哈朗等率右四旗及右翼蒙古兵進攻大安口阿巴泰等率左四旗及左翼蒙古兵攻龍井關　太宗親督大軍入邊攻克洪山口城十一月至遵化衆貝勒率兩翼兵來會因派兵八面攻圍樹雲梯城下正白旗小卒薩木哈圖先登大軍相繼而上遂克其城巡撫王元雅自經　命厚殮之　親酌金巵勞薩木哈圖並予優敘阿巴泰等進擊順義縣敗明總兵滿桂侯世祿兵順義知縣率衆降大軍薄燕京

駐營城北之土城關

薄城還弗取和衆以為佳

太宗率諸貝勒及護軍環閱燕京城招男女之逃竄者縱之入城乃進兵距關廂二里而營時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等來援營於城東南隅立柵堅守　太宗往視即還營因　授計副將高鴻中等於所獲明兩太監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頃見敵有二人來見　上語良久而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

可立就矣楊太監佯卧竊聞其語旋縱之歸以所聞告明帝遂磔袁崇煥於市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我軍既圍困燕京諸貝勒大臣俱請攻城太宗曰攻城固可必得倘堅城之下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十二月大兵經海子而南且擺且行遂趨良鄉克其城復克固安縣時房山縣有生員三人來降

賚而遣之令貝勒阿巴泰等以文祭金太祖世宗陵還至盧溝橋明副將沈其率兵六千來禦進擊盡殲之復營於京城西南隅明總兵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四人領馬步兵四萬結柵列鎗礮以拒我兵毀柵而入斬滿桂孫祖壽及副將參游等凡三十餘人生擒黑雲龍麻登雲我軍無一傷者乃遣巴克什達海賫書與明國

議和遂旋軍

臨得乃

旋轡鴻圖有

永懷

右

太宗征明薄燕京

侵明收郡縣安國育賢材南討朝鮮和北伐蒙古徠更

獲玉璽瑞

天意佑昭回

俯允輿情敦

即位告

郊臺建國曰大清改元崇德開天聰十年四月諸貝勒大臣外藩蒙古貝勒台
吉及滿洲蒙古漢人文武各官俸表上言　皇上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逆者以兵
威之順者以德撫之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
符命昭然請上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　太
宗初未允從臣工固請再三始　俞所請乃於四月
十一日祭告　天地　太廟築壇於德盛門外
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乃有朝鮮使不拜志獨乖知為假守
禮激我戮其儕
明諭赦弗誅扶心驚色灰太宗既受尊號宜諭羣臣皆行三跪九叩禮惟
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不拜　太宗諭曰朝鮮使臣
無禮處難以枚舉是皆朝鮮國王有意搆怨欲朕先啟

釁端戮其使臣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耳朕終不肯遅一時之小忿如此瑣屑即兩國已成仇敵爭戰之際以事遣人亦無即戮其來使之理況朝會乎其乃問尋遣其使臣歸以書詰責朝鮮王復諭其使臣曰爾王若自知悔罪當送子弟為質不然朕即舉大軍以臨爾境雖悔何及乎

丙子遂親征惟揚我武恢南漢肉袒降稱臣永服哉立碑三田渡沭德紀無涯

崇德元年十二月太宗親統師征朝鮮先遣大臣馬福塔等率兵三百為賈人裝往圍其國都李倧遣副將等率精兵六十餘人拒戰悉斬之李倧遣其妻子入江華島自遁入南漢山城太宗統大軍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二年正月太宗環視南漢山城形勢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等齎勑

往諭李倧復書請和其巡撫總兵合兵赴援我軍追及乘其未覺擊敗之時我護送火礮等車將至臨津江渡口氷已盡解忽陰翳雨雪交作寒甚氷復合礮車既至臨津數萬衆坦然徑渡 太宗曰此 天意也

諭書往復再四李倧稱臣乞降 太宗憐而許之李倧逡巡不敢出追我軍克江華島獲其王妃及王子二閣臣侍郎各一並羣臣眷屬等復以 勑往諭之李倧知妻子被俘南漢受圍旦夕垂破人民四散各道援兵皆敗乃率 文武羣臣獻明國所給勑印於漢江東岸三田渡築壇 太宗親臨受降宥其前罪厚加撫慰 諭以一心盡忠李倧感悅叩拜如禮乃賜宴遣其歸國止留其長子溰次子淏為質其妃并第三子及羣臣眷口等悉遣還遂班師李倧乃于三田渡立碑以紀 恩德焉

肇啟景運皇丕基萬載培

右

太宗建國大清征服朝鮮

觀史知治亂匪詡文藻彬

常稱金世宗不愧賢君真熙宗廢舊制海陵荒樂頻大

定奮法祖勤求治理臻衣服及語言一惟舊制遵雖垂

訓如此後世忘其謨乃知耽酒色無不致亡淪又如達

海輩屢勸易衣冠叶不從謂拒諫比喻

晓諸臣寬衣大袖坐勞薩忽挺身其孰能禦之何異

尚左人

在朕豈變更所以示子孫叶煌煌

祖訓昭世守應無悛叶卧碑勒箭亭乾隆壬申春崇德元年

十一月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貝勒八旗大臣等命內弘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諭眾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明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為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概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

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為君者耽於酒
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勸
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
納諫朕試設為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
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
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人割肉而後食與尚
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
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
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嫺於騎
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
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往征燕京
出邊我之軍威竟為爾八大臣所累矣故諭爾等其謹
識朕言乾隆十七年春因恭讀　太宗實錄敬述此
諭立卧碑於箭亭鵠示子孫臣庶使皆遵聽毋忘
以綿我國家
億載丕緒

右

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舊制

先是

天聰年之際歷設六部三院云三院異名同稱内國史秘書及弘文天聰五年七月集諸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十年三月改文館為内三院曰内國史院内秘書院内弘文院

崇德各立大學士六部承政參政分崇德三年七月定内三院各設大學士一學士二六部並設滿洲承政一左參政滿漢各一右參政滿漢蒙古各一理藩院承政及左右參政各一

都察院承政一
左右叅政各二董正治官乃大備亮工熙績胥效勤文
臣賛襄圖畫職武臣征伐勉樹勲猷明黜陟考羣職揆
文奮武惟
大君開國規模愽且約事不師古匪仿聞
右
太宗定官制
松山杏山障寧遠明十三萬守堡垣二王統兵攻未
克

太宗親往勞戎軒松山杏山為寧遠屏衛明人常駐兵其間崇德六年八月明總督洪承疇集援兵十三萬於松山時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自錦州軍中奏言敵兵甚衆　太宗聞奏即親統大軍往征之爾時偶值

鼻傷衂并道前進弗憚煩太宗啟行時適患鼻衂因行急衂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奏請　聖駕徐行　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如不逃破之如縱犬逐獸易于拾取朕此時如有翼可飛即當飛去何可遲行於是晝夜遄程自盛京疾馳而進六日抵松山

發蹤指示各允當好整以暇多神權叶　壬戌　太宗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駐營　諭衆曰如敵來犯近則擊之倘敵兵尚遠而先往迎戰致累於衆即與敗陣無異

敵知難當遂夜遁遇伏勦殺那能奔敵兵見松山而營大懼欲戰 太宗環

則力不支欲守則糧已竭合謀退遁癸卯黎明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汎我軍擊敗之乘勝追擊至塔山而還獲其筆架山積粟遂潛據斷松山杏山路是夜明諸將皆欲遁撤其七營步兵近松山城而營甲子敵兵犯我鑲紅旗汎我軍擊却之師還敵襲我後 太宗復令將戰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敵望見倉皇遁走遂 還營 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 命護軍統領鼇拜等率左翼四旗護軍至右翼汎地排列右翼四旗護軍及驍兵前鋒蒙古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見敵兵遁者有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衆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又 命蒙古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等於杏山路設伏遮擊又 命睿郡王等率兵往錦州至塔山大路橫擊之是夜初更明總兵吳三桂等沿海潛遁我軍相繼追擊眞

日又命鎮國將軍巴布海等往截塔山路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亦往塔山擊之倘敵兵欲越塔山即率衆自寧遠直抵連山追擊又命貝子博洛率兵往桑噶爾寨截擊又命固山額真譚泰往小淩河直抵海濱絕其歸路又命梅勒章京多濟里追擊敗兵又命蒙古固山額真伊拜等於杏山四面擊敵兵之奔入杏山者又命蒙古固山額真恩格圖等追擊逃兵又命國舅阿什達爾漢等往視杏山駐營處如其地未善即擇善地移營並察斬敵多寡于是諸將陸續進發各至汛地邀截敵兵悉如睿算掩擊窮追明兵竄走彌山遍野死者不可勝計十三萬卒殲其半赴海死者雁鶩翻我軍傷者八人耳

天所助順蒙庥恩乙丑命睿郡王武英郡王圍塔山四臺以紅衣礮攻克之殲戮甚衆

明總兵吳三桂王樸奔入杏山是日　太宗移營至松山欲濬壕圍之其夜總兵曹變蛟棄寨遁欲突圍而出者數四皆為我兵擊敗丁卯　命內大臣錫翰等及四子部落都爾拜各率精兵二百五十伏于高橋及桑噶爾寨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是日敵兵千人自杏山遁出遇錫翰等伏兵敗之多所斬獲比還

太宗率親軍至高橋東今貝勒多鐸於彼設伏吳三桂王樸敗奔至高橋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復躡其後悉殲其敗逃之兵三桂王樸僅以身免又　命內大臣公塔瞻等率兵伏高橋甫出營遇明逃兵千人悉斬之比至復盡殲杏山潰兵六百餘是役也殺敵五萬三千七百餘獲馬七千四百餘駝六十餘甲冑九千三百有奇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衆海中浮屍漂蕩多如雁鶩我軍誤傷者止八人餘無挂衂者此實我　太宗神謀勇畧制勝出奇指顧間破明兵是戰十三萬如摧枯拉朽遂遣人至盛京宣布捷音

可繼薩爾滸益揚我武恢

洪源

祖宗艱辛所締業敢不慎守安黎元

右

太宗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

松山破明兵錦州心已寒太宗既於松山大破明兵錦州將吏軍民無不股慄叛去祖大壽先是天聰五年八月太宗統兵圍大凌河掘壕築壘為久困計九月明兵四萬自錦州來援太宗與諸貝勒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陣天忽雨反風遂

大破之生擒監軍道張春等十月城中糧絕明總兵祖大壽因舉城降夜至御營輸款十一月朔縱大壽還錦州大壽歸復萌叛志與我兵相拒

屈支力實殫自知不能守欲降遣人言叶二王正詞斥弗降勦豈難大壽乃率衆叩首詣軍前叶

大軍自崇德六年三月更番圍困錦州至七年三月已一載明援兵盡絕城內糧盡餓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遣人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前乞降二王據以入告越數日大壽復遣三人至二王營中云可許與盟誓及印文否如有即歸順矣二王怒云爾欲降則降不降則已我圍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顧慮而與爾盟誓乎遂羈其來使二遣一人歸諭之大壽懼乃率衆官詣軍前叩首降

松山獲承疇及錦州衆官俱解至盛京薙髮賜衣

冠初我兵克松山城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至是克錦州其總兵副將及守備等官降者復二十餘員洪承疇祖大樂先已解送盛京及得祖大壽等亦令送往並令薙髮易本朝衣冠籍其俘降人衆八千餘乘機圖寧遠

開基一統寛明乃求講和

降勅嚴且端諸王既得錦州乃議取寧遠之策太宗聞之諭諸王曰寧遠之人若欲歸順必索城中大員爲質命我兵嚴守城門然後可入復因武英郡王阿濟格駐寧遠大路益兵以助其軍惟時明國遣總兵二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至諸王軍前欲求講和而所賫之書乃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諸王以聞太宗察其言不實降勅答之陳述天道及本朝威德斥其求和不實之故

總由

天眷隆遂致王業安

右

太宗克明錦州

天造地設

夀湖

橋山二陵相望盛京北隣

太祖福陵山曰天柱在盛京城東北二十里

太宗昭陵山曰隆業在盛京城西北十里

隆恩昌後億萬斯年孫曽思

祖奕世永綿漢代上陵禮弗可刪癸亥甲戌兩舉

精禋叶深維

締構不覺淚潸予踐阼以來敬念祖宗創業艱難時殷景仰爰於乾隆癸亥甲戌再詣盛京展謁楡陵緬鴻構而奉燕詒追慕情深拜隨泣下曰三功臣墓列其閒

亦予奠椒憶同艱難武勲王楊古利直義公費英東弘毅公額亦都皆以開國佐運勲臣得陪塋於二陵之閒松楸相望想見當日君臣相得之槪予於謁陵禮畢亦親臨酹酒奠紀以詩無異唐宗陪以長孫叶始終心膂小矣保全明室

馮傅漢家彭韓明祖論功之初列公爵者十人侯爵二十九而能延世令終者不過數人其因

猜疑誅削者指不勝屈若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皆無罪而罹盤水之賜比之漢高葅醢韓彭殆有甚焉以視我國家之善待功臣并無猜嫌語保全者奚啻霄壤哉

彼何為哉視此奚擧

右

兩陵陪葬功臣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七